

滨河游园桂花开

□文/图　王万礼

每天清晨6点左右，只要不下雨，我都要去滨河游园散步。滨河游园人来人往，大家按照各自的节奏进行晨练，有的如我一样疾步行走；有的一边听着音乐，一边慢跑；有的一边结伴缓行，一边聊着家常。

连日来，秋雨绵绵，一连几天都没去滨河游园了，9月22日，天空放晴，我像赴一场重要的约会，早早地出门。秋天的六个节气已过去三个，白露之后，天亮得更晚了，早晨6点10分来到红旗大桥下，天还没大亮。突然听到有人惊呼：“你闻到没有？这是桂花香！”我急忙四下张望，就在身旁的花台里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橙红色的桂花从浓密的枝叶里探出头来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原来，达城的秋是从桂花飘香开始的，金秋的滨河游园，从不是骤然换装，而是被一缕缕桂香慢慢浸润、晕染。

漫步滨河游园这么多日子，居然没有发现这里有桂花树，它就长在我每天晨练必经的路口。

我脑海里一下子冒出席慕容的《一棵开花的树》：“如何让你遇见我/在我最美丽的时刻/为这/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/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/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/长在你必经的路旁/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/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/当你走近/请你细听/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/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/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/朋友啊/那不是花瓣/那是我凋零的心”。

我心中升起一种自责，在滨河游园漫步的日子，我不时会看看园里的树，甚至想弄清到底有多少种树，这里有常绿乔木：香樟、黄葛树、小叶榕、山茶、杜英；有落叶乔木：银杏、垂柳、枫杨、水杉、红枫、垂丝海棠、碧桃、樱花、皂荚、黄连木、石榴、木芙蓉、紫荆、朴树、乌桕、栾树、蜡梅、红叶李、黄荆柳……好多树，我叫不出名字，在百度上查询才知道。可偏偏就没留意到这秋的主角——桂花树。

好在我没有等到桂花落了一地才来，在它开得正旺的时候，我走近了它。沿着平整的步道缓步西行，行道旁间隔20到50米不等的距离，便伫立着几株丹桂，不张扬，不夺目，静静伫立在秋风里。枝叶层层叠叠，褪去了春夏的青翠，沉淀出温润的墨绿，细碎的橙红花朵缀满枝头，一簇簇、一团团，隐在浓叶之间。没有桃李的灼灼芳华，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小小的丹桂，以最质朴的姿态，酝酿出浓郁绵长的香气，微风过处，暗香浮动，清香悠远。

循着沁人的芬芳一路向前，一路花香随行，步步皆秋意。行至塔沱广场，路口的两株丹桂分外引人注目，满目的深绿中，橙红的桂花缀满枝头，秋风轻拂，花枝摇曳，细碎的花瓣簌簌飘落，馥郁的花香恣意弥漫，往来的行人都忍不住放慢脚步，市井的喧嚣，仿佛都被这温柔的桂花香抚平。

身着蓝色工作服的环卫女工正在树下清扫路面，动作轻柔，将地上的桂花轻轻扫进撮箕，遇到一些有花的枝叶，就小心翼翼地拾起来，插在撮箕的编织袋上。我好奇地问，你很喜欢桂花吧？她说，桂花谁不喜欢？它从不刻意争艳，默默盛开，这滨河游园满园都是它的芳香。

听了她的话，我有些诧异，诧异的不是她的话多么富有哲理和诗意。诧异的是，她内心对桂花的认同，我想这也是对自己的认同吧！日复一日，岁岁年年，她以平凡守护游园景致，以温柔善意温暖往来路人，恰如这默默盛放的丹桂，无声无息，治愈岁月。

我一边品味着环卫女工的话，一边循着花香走进塔沱广场。一直以来，我只留意到了广场四周高大的黄葛树和中国梧桐，以及在广场上晨练的人们。没想到居然有四五十株金桂静静地排列在广场上，淡黄的花朵就像萤火虫，在浓密的枝叶间闪现。微风拂过，浓烈的花香随风弥漫。树旁是晨练的人们，有的在打羽毛球，有的在练太极，有的在跳广场舞……桂花年年盛放，市民日日晨练。人与树彼此相依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人间秋意浓，最暖桂花香。在中秋节来临之际，在达城滨河游园，我见证了桂花的盛开，它们年年于秋风中如约绽放，不慕繁华，不畏寒凉，以微小之花，酿倾城之香。

人生亦如桂花开，不必急于张扬，不必刻意争先，默默沉淀，静静坚守，终会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热烈绽放，自带芬芳，温暖岁月。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温柔，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与善意，恰似这满园的桂花香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

风中的村庄

□钟灵

傍晚时分，我和朋友走进河南辉县宝泉附近的一家民宿。乘坐电梯直达2楼，房间里的设施让我们惊喜：巨大的落地窗外，黛青的太行山成了背景墙；木制台阶的榻榻米宽大自在，装在墙上带童锁的矿泉水不限量供应；小巧的盥洗台冷热水开关灵活，水流畅快；卫生间甚至还安装了智能马桶！没想到在农家民宿竟能得到这般享受，我和朋友都禁不住欢呼起来。

我俩正在兴奋地说笑着，听到有敲门声。我走到虚掩的门口瞧，一位三十多岁的孕妇走进来，说：“你们洗了衣服，可以晾在天楼上，但记得12点钟以前一定要去收。我们这里风很大。”

哦！是女房东。方才我要求前台多提供几个衣架，她刚才让大女儿送来了。这会儿，又亲自跑上楼，引我去看旁边的洗衣房，还教我用老式洗衣机先预洗一遍，用甩干机甩干后再深度清洗，说这样洗衣，更快、更干净。窗台上放着洗衣粉，可自取。

这个村庄叫作圪针庄村，正处在太行山脚下的风口处，所以风很大，且有一定的规律性：每天晚上12点过了刮风，直至第二天早晨9点半风停。风大时，甚至能把屋后小院的房顶都吹翻。有一次，旅客忘了收衣服，第二天去收时，衣服被风吹得到处都是，有的吹出去了很远。

女房东的热情、质朴感染了我。看到她已身怀六甲，我很是关心。下个月，她将娩下第4胎。1991年出生的她，已生有2女1男。丈夫比她大1岁。2024年，夫妻俩筹资300万元，改造装修自家的老房子，办起了民宿。我夸她家民宿的设施很现代化，她说民宿的室内设计、设施置办都是自己从网上学的，装修的事就全部由老公负责。去年民宿正式开业，生意不错，现有25间房，年收入约30万元。

女房东走后，我和朋友把近几天旅行的衣物清洗完毕，拉开走道旁边的卷帘门，外面就是宽大的晒台。晾衣区牵有几根晾衣绳，我俩的衣服不一会就全晾满。除了用衣架挂，剩下的就用绳子上的小夹子固定。

想起老板娘的叮嘱，晚上11点多钟，我去晒台收衣服。果然，已经开始起风，刚才衣袖和裙摆都垂直向地面，现在一律向一边飞斜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到民宿外的农家餐馆吃早饭。这是一家三十年的老店，祖孙三代都做餐饮。做早餐的是民宿老板的叔叔。老板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，正在水池边洗碗。我问早餐师傅：“您的父亲呢？”“我父亲在厂里。”“什么厂？”我想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在经营厂子，那多忙碌。“养鸡场。”早餐师傅说：“养出来的鸡供应餐馆食用。”我明白了，一个家庭围绕太行山旅游而运转，全家都安装在太行山旅游的服务产业链上了。太行山脚下的圪针庄村民委员会，共有包含圪针庄在内的王庄、荒庄、富庄4个自然村，省道230穿村而过。“靠山吃山”，原先村民主要靠种地为生。近几年，太行山的旅游火了，村民大多办起了民宿。村中楼房林立，公路刚重修过，过往车辆来来往往，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。

临出发前，我特意又去晒台看了看。那时是上午8点多钟，风刮得呼呼作响，让我想起了《西游记》里的黄风怪，周边树木浑身披挂着树叶，抖擞精神躬身抗争。“圪针”在当地方言里是“荆棘、刺灌木”之意。我推测之，是先人们披荆斩棘、筚路蓝缕建立了村庄。

太行山下，风起风停，仿佛有一根指挥棒，每天准点上演大风的戏码。这里的风，凌厉，肆虐，大有一统天下之势。但生活还是要继续。人们把吹翻了的铁皮屋顶重新盖上，把吹到四面八方的东西寻回来，找来小树苗重新在地头栽上……

像风穿过针眼，风，千百年来都在摇撼大地。小小的村庄，稳稳地站立在那里，依偎着太行山，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客人。